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 朱志荣 / 著

Zhongguo Xiandai Tongsu Wenxue Yishulun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 朱志荣 / 著

Zhongguo Xiandai Tongsu Wenxue Yishul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 朱志荣著. —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2009. 2

ISBN 978-7-5426-2950-0

I. 中... II. 朱... III. 通俗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
国 — 现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167 号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著 者 / 朱志荣

责任编辑 / 陈宁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徐曙蕾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3

ISBN 978-7-5426-2950-0

I · 410 定价: 29.00 元

本项目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 20 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序

范伯群

经过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之时的 30 年“断层”之后，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又开始复苏。这是由于台、港金庸、琼瑶等等作家的作品引进后，被大陆的读者读得“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所必然产生的“连锁反应”：读者不禁想起，那些台、港通俗作家的“老祖宗”于几十年前不是生活在大陆上的吗？武侠小说作家，我们曾有过“脍炙人口”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和李寿民（还珠楼主）；社会言情小说作家，我们曾有过鼎鼎大名的张恨水。于是“引进热”引发了一场“重印热”。而“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中再度勃兴又为通俗文学的流行推波助澜，许多出版社从“引进热”和“重印热”中看到了、并得到了经济效益。当时，一部精英文学的长篇小说初版仅能印几千册，可是向恺然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某出版社将其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却一印就是 120 万部。“引进热”和“重印热”当然也引起了文学界的注目、甚至惊呼，并且参照国外的研究动态开始重视这一文学的“热点”现象。

轻视通俗文学原本是一个世界性的普泛问题，美国也是到“二战”之后，“美国学”起飞的时候，学者们才对美国的通俗文化大感兴趣。苏珊·埃勒里·格林在谈及“畅销书”时说：“哪怕对美国畅销书进行这样





一次极其简单的历史性回顾,也可以看出,它们无论在主题上还是风格上,都在发生剧烈变化,这反映了读者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美国学”的专家之一托马斯·英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主编了三卷本的《美国通俗文化手册》,在1982年,他又从三卷本中精选出一部分,改名《美国通俗文化简史》。他在“序言”中说:“对通俗文化的认真研究是美国各大专院校文科中最新、最重要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传统的专科范围转向通俗文艺中一些从未被探讨过的、跨学科的问题,从而一大堆有用的研究资料开始积累起来。”这些研究著作促使美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对通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看法:从轻视转为重视,从主观转为客观,从片面转为全面。

很自然地,发生在美国研究界的这一历程,在中国的通俗小说的“引进热”和“重印热”中也必然会在中国受到“感染”。中国学界在研究精英文学的同时,也必然会有人研究现代通俗文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一个“通俗文学是否能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大学讲堂”的问题。当通俗文艺随着大众传媒的报刊、电视和电脑网络进入千家万户时,学界是否仍是闭目塞听或充耳不闻,或是去积极应对、因势利导?于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有几部断代专业通俗文学史的出现,而且在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大量研究通俗文化的文章,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以通俗文学某一问题作为学位毕业论文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不少大学中也开始开设通俗文学的选修课程。

通俗文学研究日渐成了一项“显学”,不过有关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几部现代通俗文学史试图探索通俗文学的古今转型以及通俗文学的若干优秀作家与作品,间或旁涉某些方面确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但是在通俗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却还相当滞后,甚至存在着许多空白点。而且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在建立通俗文学的评价理论体系方面,又往往感到在理论修养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逮。它需要既





熟悉通俗文学又对文艺理论有相当修养的专家去承担这一任务，去深入探讨和填补这些“理论上的空白”。

当朱志荣选择《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作为研究课题时，我觉得他是参与填补和建构通俗文学评价体系“理论空白”的非常合适的人选之一。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美学家蒋孔阳教授，后来又与我合作研究现代通俗文学。蒋先生和他的夫人濮之珍教授都是我的老师，因此，我与朱志荣还有一层“师兄弟”之谊。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通俗文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研究和交流的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这次我读他这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的校样，深感这部著作系统地阐述了通俗文学的若干重要的理论性问题。除了“绪论”之外，他分别对“通俗文学流变论”、“通俗文学作家论”、“通俗文学主题论”和“通俗文学技巧论”和“通俗文学读者论”都列了专章；更令我感到有启发性的是将“现代雅俗文学关系论”和“现代通俗文学评价论”都加以专章疏理并加以公正的述评，资料是极为丰富的。正如作者所说，这部专著的宗旨是要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艺术成就进行综合的评估。对其成就予以积极的肯定，对其缺点也决不掩饰。我读后感到作者是贯彻了他著书的立意宗旨的，而且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颇有创意地与前人的论述进行了心平气和的商榷。同时我也感到他的这部专著，与目前流通的几部现代通俗文学史著作能起到互补的作用。

通俗文学史往往侧重于关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以及它们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通俗文学史往往无法兼顾“接受美学”上的若干问题。而这部专著却有“通俗文学读者论”专章。在分析通俗文学的“读者至上的定位”时，既看到通俗作家继承“中华民族的通俗文学传统、并积极地去适应市民文化形态”的一面，显示了他们对“市民审美情趣的尊重”，同时也指出在追求“读者群体最大化”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若干消极因素。

在通俗文学专史中，论述的主要对象是通俗作家与作品，而精英文学则无法纳入通俗文学专史视野，当然也不可能对雅俗文学的关系





作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但在这本专著中却从“雅俗分流”的原因谈起，作者指出小说革新运动把小说当作启迪民智、宣传政党思想工具，具有现代意识的小说观念开始出现，小说不再作为单纯的娱乐工具，这就加速了现代雅俗小说的分流；而新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却常常列举通俗小说中的下乘之作，甚至将庸俗的地摊文学也视为通俗文学而加以抨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雅俗文学之间的进一步的对立，而作者也为今天如何打通过去双方的“森严壁垒”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现行的通俗文学史因为专注于优秀通俗作品的评析，而对庸俗文学的批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批评。而这本专著在分清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的界线方面有着很具体的阐发，而对庸俗文学的批判也相当严肃，指出庸俗作品的混入影响了人们对现代通俗文学的总体评价，从而消减优秀通俗文学的光彩。

读这部专著，我以为有许多发人所未发的论点，其创新意义能使我们深深反省昔日的观念之陈旧。例如过去我们常常苟病于某作家笔下的“三角”或“多角”恋爱，认为这是最概念而雷同的老套。但是专著在谈及通俗小说的主题深化论时，指出社会言情小说就是在“三角”或“多角”恋爱的抒写中，率先使通俗文学的主题得到深化和发展。过去的封建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时是写两个“有情人”对“另一群体”的斗争；而当写到“三角”或“多角”恋爱的时候，就是恋爱者自身的性格之间的冲突所碰撞出的激情的火花。作者举的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多角恋的优秀作品，正如张恨水所说，“世界上之情局，犹如世界上之山峰。山峰千万万，未有一同者。情局千万万，亦未有一同者。”因此，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越来越受到现代通俗作家的重视，一种人性化、人道化的创作思想在现代通俗文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同时体现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对新兴的社会思潮的反思，通俗文学的叙事模式、表现技巧也因此获得前进的动力。”这种论证方法是能令人耳目一新的。

我认为专著在阐释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时序上、在源流承传上、在





服务对象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指出了它们与知识精英文学的差异,因此对通俗文学的评价标准,除了与精英文学有某些共同点之外,还应该建构通俗文学自己的是非价值标准。这本专著能专在理论上能深刻地说明上述的若干重要问题,有建构之功,是很值得向读者郑重推荐的。



目 录

序	范伯群 1
绪 论	1
一、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传统	1
二、现代通俗文学的文化价值	3
三、现代雅俗文学的关系	6
四、现代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	8
第一章 现代通俗文学变迁论	12
第一节 晚清小说的双重准备	12
第二节 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社会因素	16
第三节 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潮流性特征	22
第二章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论	28
第一节 南派作家论	28
第二节 北派作家论	34
第三节 南派与北派的关系	39
第四节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的创作特点	47
第三章 现代通俗文学主题论	56
第一节 社会言情小说主题的变化	57
第二节 现代通俗文学描写内容的转变	63





第三节 现代通俗文学的多元主题	69
第四章 现代通俗文学技巧论	77
第一节 传统技巧的影响	77
第二节 国外技巧的影响	84
第五章 现代通俗文学读者论	92
第一节 现代通俗文学读者的构成	93
第二节 读者与现代通俗文学的关系	97
第三节 读者对现代通俗文学期刊的影响	102
第四节 读者对通俗作家创作的影响	107
第六章 现代雅俗文学关系论	112
第一节 古代雅俗文学关系溯源	113
第二节 现代雅俗文学关系的变迁	124
第七章 现代通俗文学评价论	141
第一节 新文学家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评价	141
第二节 现代通俗作家对通俗文学的评价	159
第三节 对现代通俗文学的综合评估	170
结 语	185
主要参考文献	188
后 记	193



绪 论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传统封建士大夫观念的影响,由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许多人对于现代通俗文学一直缺乏正确的眼光;甚至许多内心里喜爱通俗文学的人们,对它们也是采取蔑视的态度。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加强了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把它和新文学视为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两只翅膀,并且主张对于通俗文学只能采取大禹治水的“因势利导”的方法。这是非常睿智的做法。经过这一番努力,对于现代通俗文学具体作品的价值固然可有褒贬,今后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无疑也可以各执一词,而通俗文学的生存价值和地盘则无需争议了。那么,如何看待和如何研究现代通俗文学,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传统

对于现代通俗文学,我们首先需要从文学的历史演变中加以把握。西方有学者说:“晚清时期对于小说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不应在西化过程中去寻觅。相反,应将这个时期视为文言与白话小说长期而复杂的相互影响所达到的极盛时期。”^①这一点对于现代通俗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新文学的先锋们是打着反传统的旗号,“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

^① 米列娜:《从传统到现代——19世纪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洋文学的眼光去评判”的^①。而通俗文学的作家们，则默默无闻地在明清传统小说的影响下，写出言情、武侠、帮会等一系列题材的小说。他们既不提口号，也不谈主义，只是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认同中华民族的通俗文学传统，并且积极地去适应市民文化形态。而这种作为读者的市民的鉴赏心态，与千百年来民族文化心态又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只有探本究源，对中国古代的通俗文学流变的历程，以及人们对于当时通俗文学观念的转变历程有一定的认识，才能感受到传统的意义和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

中国古代对于通俗文学起初是肯定的。在先秦时代，各诸侯国的民歌便是通俗的，王室还专门派员采风整理，使之得以流传。到汉代，班固等人也对通俗文学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借用《论语·子张》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的话，并且补了一句“然也弗灭也”，来解释作为通俗作品的小说（其中包含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小说的雏形）。他认为通俗的趣事或作品如同高雅文学一样，有可观之处，但常常缺乏高远的境界。君子所能采取的态度，应当是不禁不为。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惜后代儒生未能如此，而是极尽污辱、谩骂之词，将通俗小说视为诲淫诲盗的渊藪。宋词在取得合法地位之前，也每每受到诅咒，作者自己也自觉理亏，特别是花间词派的词人。宋仁宗一方面喜欢柳词，另一方面却鄙薄柳永其人。陆游曾说他少年时代未能免俗而作词，情不自禁，“犹不能止”（《长短句序》）；晚年编集时颇为悔恨，作自我检讨，却又舍不得丢弃，反而编辑成集。作为正人君子，他们从正统思想的角度，歧视这些闲情小调，或起码要摆出这副姿态来。而从“人欲”、人之常情方面，他们却又不自主地要读要写这些词。

现代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的谩骂，正类似于宋代对花间词派的攻击。他们虽然在童年时代从保姆或说书人的口里，听到过许多通

^① 陈独秀：《答钱玄同》，载1917年8月《新青年》第3卷第6号。





俗故事,在少年时代偷看过《牡丹亭》、《西厢记》、《金瓶梅》、《镜花缘》一类作品,但是到了他们的文学时代,却指责这些作品是为着游戏的消遣,甚至是“嫖学指南”。尽管他们自己时常出于人情之常和消遣,也阅读这些作品。鲁迅还成套地购买通俗小说作家程瞻庐、张恨水等人的小说,寄给他的母亲阅读。^①这与宋人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何其相似!正如宋代的通俗文学作品非但没有因歧视而被湮没,反而因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壮大,工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取得丰硕的成果一样,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也因获得适宜的社会土壤而蓬勃发展。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乃是通俗作家在少数新文学先锋大量接受国外小说的影响、试图迎头赶上西方文学的背景下,根据自身的文化素养条件和社会现实,在继承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兴都市市民的精神需要努力的结果。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大都反映了作者的知识层面和所处环境,以及个人气度和趣尚,并且盛行于各大都市,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然,毋庸讳言,许多现代通俗文学作品都是粗制滥造的结果,并且由于作者的素质,使得不少通俗文学作品在格调上境界上都不够高。但毕竟有些作品卓尔超群,甚至列于高雅文学的上乘之作中也毫不逊色。倘长此以往地不懈探索,定能有所发明,有所成就。可惜,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传统一度中断。直到近些年来才继续得以延续。

现代通俗文学是正宗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的,新文学的先锋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对通俗文学进行大肆攻击的。现代通俗文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的精华,又包含了相当的糟粕,从中体现了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把握通俗文学和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通俗文学的演变规律,乃至借古鉴今,都是研究现代通俗文学的必要前提。因此,强化通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二、现代通俗文学的文化价值

现代通俗文学的价值还可以从文化的背景中去把握。在过去的一

^① 见鲁迅1934年8月31日致母亲的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17页。





个时期内,学术界习惯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评估文学的价值,而偏废其它角度。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和具体作品的功能自然是应该的,但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教化功能,以及它的文化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对于现代通俗文学作品来说,它们的文化价值尤为突出。

即使是一些新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社戏》、沈从文的《边城》等,是很难单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时代精神上进行分析的。它们均有着一定的文化价值。现代通俗文学尤其如此。其中所反映的闾巷习俗、民间风情和整个都市风貌,比起新文学作品来,有着更多的文化意义。即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形态,也需要从市民的视角对它们进行透视。这项工作,主要是现代通俗文学作品默默无闻地在做的。因此,从整个文化背景中去对现代通俗文学进行定位,将现代通俗文学所反映的都市生活场景视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并且将通俗文学的创作与鉴赏视为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非常必要的。

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和生活场景,常常是新文学所没有涉及的。这是通俗文学作家的生活环境和趣尚所决定的。像陈亮这样一类作家,长期生活在上海弄堂里,整日间与下层各色人等接触,所写的作品便更具有市民文化气息。严芙孙曾说程瞻庐:“君偶出,见村妇骂街,辄驻足而听,借取小说材料。君得暇,啜茗于肆,闻茶博士之野谈,辄笔之于簿。”^①而新文学作家队伍中虽也有许多穷困潦倒之士,但他们常以精英和启蒙先锋自负,心怀超尘绝俗的志趣,故对市民阶层的生活场景不屑把握和反映。

现代通俗文学中一些反映江湖帮会和青楼妓院的小说,常常是作者亲身经历,为外人和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生活场景的感性资料。作者的行为虽然未必可取,而作品内容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难得的。姚民哀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却自幼混迹于江湖帮会。他在作

^① 严芙孙:《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程瞻庐》,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50页。





品中记录了许多江湖帮会的史实。他的党会小说和武侠小说体现了纪实性和传奇性的结合,并且保留了许多切口、仪式、戒律、派别宗旨和各帮派特点等大量党会资料。他不仅有少年时代的亲身体验,而且还热衷于对党会秘闻的搜求。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秘密帮会的历史来说,姚民哀的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作为现代留日学生的浪子浮行实录,曾经风行一时,其中七成为作者亲历耳闻,重点描写了讲嫖经、读食谱的留学生中的浮浪子弟,同时也描写了潜心求学者、借学经商者和逃难亡命的革命者各色人等,有许多异闻艳迹和影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①在艺术性和思想境界上,《留东外史》确实算不上什么好作品,但它确实又是现代中国留日学生生活的写照。据说拍摄《秋瑾》等涉及留日生活的电影时,夏衍曾建议编、导、演诸员一定要读《留东外史》,以获得相应的感性背景知识。

现代通俗小说有时还抓住轰动一时的重大人物事件,作纪实描写,其政治价值和史料价值等有时超过其文学价值。因此,把这些作品当作文化现象看待,具有相当的意义。李涵秋《广陵潮》写出了从鸦片战争到武昌起义、抵制日货之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张恨水在该书1946年重版序中曾说:“我们若肯研究三十年前的社会,在这里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材料。”而李涵秋的另一小说《怪家庭》,则写一骗子利用手段赘为富宦之婿,并独揽大权,淫乱上下,使之家破人亡。这是当时扬州众人皆知的事实,作者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和合理补充,让读者受到震撼和教益。

总之,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在题材上尤为全面。它们多侧面、全方位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场景,内容涉及言情、武侠、侦探、黑幕等等。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人情世态的发展变化,乃至工业化都市的变迁历史。而这些文化现象,在新文学作品中没有得到传神的反映。乃至阅读

^① 包天笑:《平江不肖生》,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页。





通俗文学这种精神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使作品在娱乐性、趣味性的基础上达到劝俗的效果。而广大市民阶层,正是许多新文学影响所不能及的广阔领域。

三、现代雅俗文学的关系

对现代通俗文学的正确评估,还有赖于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正确看法,以及对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解。如果我们只是始终站在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上,鄙视这些通俗文学,是很难对通俗文学采取公正的态度的。

对通俗文学形成偏见的重要原因,是高雅文学的作家过分抬高文学的价值和自己的地位、以拯救社会自许的使命感造成的。文学活动本来是一项严肃而活泼的事业,它的功能主要是怡情悦性和陶冶性灵。从曹丕以帝王之尊将文学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开始,历代人常常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价值。现代新文学作家们也自命不凡,以为他们的文学作品承担着救国救民的根本任务,而自己便是救世主。殊不知自古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失意文人的泄愤之作,也有一些是表现作家壮志未酬的遗憾的。即使那些陶冶性灵、振奋人心的佳作,其作用也不是万能的。感发可以导致行动,却毕竟不能代替实际行动。《官场现形记》并不能根除贪官污吏,《阿Q正传》也不能从根本上涤荡国民的劣根性,文学作品起码不是根治社会的唯一良药。因此,新文学作家对现代通俗文学的消极面进行批评是可以的,但若自视甚高,而否定通俗文学的存在价值,以捍卫文学的神圣殿堂,则是错误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怡情悦性、陶冶性灵的功能,是文学作品的本色职能,是对现代通俗文学作品评判的基本标准。

从逻辑的角度看,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应该是一个大本营里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的职能是互补共存,缺一不可的。通俗文学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与价值。它可以对能够接受高雅文学和不能接受高雅文学的读者普遍发生作用。这一点,比起从既定的政治观念出发,强调自己作品情节必然性的高雅作品来,通俗文学更贴近生活,更具有

